



後趙錄六

春秋卷第十六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于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者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象一作象為庶人夏四月辛未晉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蜀將李閔黃桓等又欲率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

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咸康
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以爲資用
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
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亾然當其強盛皆屈而
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
爭強于鴻門則亾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
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亾
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
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姜里故道泰于牧野

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伸于強吳今日之事亦
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
抗威以待時或曰抗違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
時之可否在胡之強弱胡之強弱在虎之能否
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一作矣自勒初起虎常爲

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
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衆異
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
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

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
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
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
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
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
且不拔襄陽者非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
爾賊一作胡前攻之爭疆場爾得之爲喜不得則
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重
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

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
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
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
大江蘇峻何如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
生猛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
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
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
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昔石生不
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強不及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
而以沔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于
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
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
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
時賊惟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爾士雅不
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
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虎昔
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

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
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
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旣至之後爾尚未論道
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
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
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
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
恐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

弟懌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遣
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
虎燕復遣別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爲鎮遠將
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
晃支爲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
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八月以夔安爲
征討大都督統石鑿石閔李農張貉一作張賀
度下同
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荆楊北鄙九月石
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陷

沔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
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等五人張貉攻邾城敗
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寶求救于庾亮亮以
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西陽太
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
安進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黃冲歷陽
太守鄭進以郡迎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
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級乃潛師而退
遂掠漢東擁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侵

恣萌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李宸

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

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

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甚厚巨竟以疾卒

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一作簡

已來遂在戍役之所一作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

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

蠲其兵貫一同華族華族一作舊族隨才銓敘思欲還

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冬十月以撫

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

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率眾三萬與征北大

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

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

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於遼

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至

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臨漳溢口祈之久而

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

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
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
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
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
務而主遂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徒皆
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
原遣又命佛圖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
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是年大收秋七月虎遺
漢主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九

月尚書令夔安卒虎將討慕容皝命司冀青徐
幽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
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
豆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以供一作軍征之用

一作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
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內
馬少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收百姓
馬四萬餘疋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
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爲令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
僕之責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
爲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真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陽大閱于曜武塲冬
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
閉城不出皝入自蠡螭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
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
畧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謚
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是月挹
婁國一名慎肅氏遣使通貢虎召其使而問之答曰

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
在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閔自晉來奔壽致
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
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閔以死自誓若得
返冀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
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匹
命之夫爾于趙何損壽旣號竝日月跨僭一方
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反取誚戎裔不若直書
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矢石弩遺壽曰使

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於是遣閔歸報備物以酬之閔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職虎以秦公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刑賞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周有子

頽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憚虎之盛遣別駕馬詵來朝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止之

詳具
璞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內馬少乃下令禁民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疋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宮室自襄國起閣道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虎下輦卽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行宮夾道樹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冬十二月作臺觀行宮四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有赤橋之宮勅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

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食者三分居一無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讚萬無

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
罹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先鑒
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片斧之間穉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
自古聖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
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于
收穫之月頓斃盈途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忍
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
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

覽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
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
兵尚書專總兵權一作欲求媚宣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壯儲威宣悅
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
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
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
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鴈門討索
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
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率多鬻子以充軍須猶
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
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一作獸
忽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
迹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
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
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
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

多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
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為雌產一
狼子卽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
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
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
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帔彷彿微
出虎大惡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建武九年夏五月虎帥衆伐慕容皝為皝所敗

時晉建元元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荆等諸軍
事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已任遣使東約慕容皝
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車騎將
軍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等贊成之至是詔議
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趨丹
水溫爲前鋒水督帥衆入臨淮並爲所統虎汝
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奔降丁丑康帝詔曰慕容
皝推珍羯寇乃云死沒八萬餘人將自其天
亾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

黨歸順宜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前
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
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爲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
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
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頽之士懷仁抱義食胆
飲血罹其禍酷心存倒懸而不能奮今遣使
持節荊州刺史亭都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
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畧莫不張膽咀鐵人恩
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

落葉也八月太白犯歲星歲星在軫虎遣寧遠將軍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太子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于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內淫秦公韜沉酒好獵生殺拜除皆扁所決禮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惟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謔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足以配曜武關將馬主

皆復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降并獻駿馬萬疋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軍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張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所聚羣兇因以肆虐征北將

軍張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召
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

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
鴈數百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
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
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
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公斌爲使持節
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

上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光祿上置鎮位
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軻
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
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
疎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
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
弟子令遍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
受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勒旣禽曜秦人
東徙軻留長安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

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迫之乃發既見不
拜與語不言命舍於未昌乙弟有司以軻倨傲
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軻在未
昌虎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嘆其有深致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
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
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
賜衣服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
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

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
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是咸以焦光之徒
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
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教授不絕
其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爲戍軍
追禽遂爲所害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瓘
攻王擢於三交城擢敗奔還太子宣淫虐日甚
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虎曰今隆冬雪
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于漳水功役數

萬士衆吁嗟陛下因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宣知
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太史令
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
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
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
于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
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爾虎乃下詔
追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漳水
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

孫爲侯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剋而還黜

爲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六月又白虹出

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下

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

以仁惠爲先一作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

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

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

方而中年以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

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

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
卿勵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
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
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
惟元日乃開立二時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
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來降冬十
一月虎初起河橋於靈昌津上採石爲中濟石
無大小下輒流去工五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
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侍郎崔收沉璧
於河明日所沉之璧流于渚上波蕩上岸地震
水涌樓臺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
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
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
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
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
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寵于宣頗預朝政
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鑒鎮關中役

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
髮者輒拔爲寇餘以給官人長史取髮白之虎
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
萬人一作四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
大不堪乘馬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帥工
匠四千於東平置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
一丈八尺置格獸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

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昇之如今之步輦上安
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直有所向
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剋期將校獵自
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爲獵場使
御史監伺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
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
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間民
無寧志矣又發豫荆兗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
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內

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
 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
 十三已上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
 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
 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脇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
 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
 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為能封十二人皆為列
 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
 三千餘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畧盡宰守坐不
 能懷綏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遼
 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
 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
 路末以郡來降虎署為征西將軍屯於壽春冬
 十二月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
 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
 萬屯樂安治攻具為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
 史桓宣伐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虎所敗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卷第十六

後趙錄七

春秋卷第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
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
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囚之冠軍將軍蒲洪諫曰
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
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亾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
臺一作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劓孕故其亾

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足康帝宇又修
長安洛陽宮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
色三代之亾恒必由此而忍爲獵車千乘環數
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宮
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
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
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二日雖
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
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省之不悅
憚其強直寢而不納弗之罪也爲之停長安洛
陽作役於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
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具目吉
凶之問自此而絕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
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衛執護軍曹權胡宣徙
七千餘戶于雍州又使涼州刺史麻秋征西將
軍張伏都一作孫攻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
遣中堅將軍謝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

是年虎晝寢未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
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
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
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
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日虎率
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蚕於近
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司

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後繼涼將宋秦等率戶
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羗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
尾麻秋憚之不進涼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
秋軍後秋退涼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勳魚
汲死之矢軍士三千餘人秋單馬奔大夏尋與
石寧進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
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寧戰于沙阜寧等
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
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

擊重華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衆來
拒八月戊午秋逆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
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貪而無
禮既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
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
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鄴邯城西石子峒
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
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
常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雨水不盡不可

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噐時

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

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郡一作羣發近

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

長墻塘一作塘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

五月發五百里內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

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行旅作

役凍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

虎乃誅尚書令宋一作朱軌以塞天災又於華林

苑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奇花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子大如椀蓋其味不酸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使苑墻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

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化爲龜故或又名玄武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之於殿庭又鑿北城引水于芳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鄴有一妖馬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聞而嘆曰災

其及矣秋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
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
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於後宮升陵霄
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爾宣馳逐終夕所
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至
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
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
美人乘輶車一作輦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

獸有屏

一作逆又作奔

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

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

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

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

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遊於

秦雍亦如之宣數惡韜秉政終有代已之意是

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

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冬十月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

餘級枹罕護軍李達率衆七千來降自河以南
氏羗始皆來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
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
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
者以爲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於
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
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
所幸力士鉅鹿楊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

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西入
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
臨喪吾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秋七月
宣將殺韜乃先詣寺與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
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
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
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爾虎夢
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召澄問之澄曰勝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使少者不惛惛卽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社日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西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

與僚屬讌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十餘人夜緣彌猴梯而入斫殺韜於精舍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鑿輿不宜輕出虎以佛圖澄先誠乃止遂嚴兵發哀于

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
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
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
之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憊宣不
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
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
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闈中杯不見
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

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

大事矣

一云敗乃事矣

科踰墻獲免虎馳使收楊杯牟

皮趙生等杯皮皆亾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
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額而鑱
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羨飯以猪狗法令食之取
殺韜刀箭砥其上血哀號之聲震動宮殿佛圖
澄諫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
也陛下若含怒加慈者福祚猶長尚有六十餘
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
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幸宦者郝稚
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
以繩貫其頷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所眼潰
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築中臺從
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
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
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
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

大叫至於帶絕時人莫不爲之流涕虎因此發
病廢其母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
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滲其東宮
以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
是散騎常侍趙攬言于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
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
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
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耆少女於芳
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

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
一請擇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
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
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
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鄣也張豺獲劉曜幼女
安定公主年十二有殊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
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爲嗣冀劉
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
其母皆出自娼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

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
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
腸何爲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輒欲殺公今世
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
議勅公卿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
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
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
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皇
太子以昭儀爲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叡

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
明之署攸爲太傅嘏爲少傅冬十月虎使符健
寇竟陵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
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
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故澄
言及十二月辛巳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
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是年造刀一口長五尺
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
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太寧百官增
位一等諸子進爵爲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
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
在赦例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
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
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
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
軍率衆攻拔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
以輅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

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
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
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奔潰戍率
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鎮長
安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
陽虎遣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
軍張賀度征西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率
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于洛
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

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
騎一萬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
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時
寢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
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面授方
略破賊而以食食我我來覓食耶且主上不見
我我何以知其存亾也欲引還虎力疾見之弋
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
人教之使至于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且汝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
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
殘暴何所能至老羗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
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
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
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馳不辭
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
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履劍上殿入朝不趨
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
略陽郡公二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重始平人馬昂起
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之誅
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北犯河
鼓洛陽一作濟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硤上夜
忽鳴喚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
釘釘四脚夏四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
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

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
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
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復使
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
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
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久矣虎
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
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
王入宿衛典禁兵一作兵馬或言乞以爲皇太子虎

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左右
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
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豺
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
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
無爲豫之仰藥而死已巳虎薨於金華殿及遵
僭立葬於顯原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虎以
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
年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後趙錄八

春秋卷第十八

石世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
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卽僞位尊母
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爲丞相
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
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
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豺謀告之農懼將騎

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
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
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爲已副鄴中羣盜
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
屯於河內時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
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
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石榮王
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
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但以末年懼

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
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
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
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
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
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
閔爲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
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
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

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今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尊重官能彌之乎一云可以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下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已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

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
爲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鑿爲侍中太傅沛王
冲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
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
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
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
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內府
庫至于閭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
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

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冲鎮薊聞遵殺世自立
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
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
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
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餘十萬軍次苑鄉
遇遵赦書冲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
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冲將陳暹曰彭城
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
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

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
鉞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
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
人是月遵遣中黃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
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
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聞趙之亂出屯
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揚州刺史王浹舉壽
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
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

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
王頥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疑
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
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衆三
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河朔
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
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僞相支重郡中二千
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
以李農一作李菟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

遣王龕李邁領銳卒三千來迎龕等違哀節度軍次代阪爲農所敗李邁死之士卒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哀遂不能進八月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王苞時鎮長安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竝馳使告晉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戍壁于懸鉤去

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鄴之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勳遵遣車騎將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鄴勳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

以爾爲儲貳旣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勲
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
戰功夷夏宿將皆畏憚之旣爲都督總內外兵
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
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
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
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
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
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
議于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
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
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也鑒出遣宦者
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
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率甲士三千
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
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
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
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

十六國春秋卷之八
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

石鑿

石鑿字太朗

郎一作郎

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

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
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
馬竝錄尚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闔爲司空秦州
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鑿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

等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
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
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
蒲洪等通和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鑿遣
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
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
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
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
天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

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
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
討之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
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銀等率衆
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
明門而入鑿懼閔農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
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
伏都有脅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
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諸夷敢稱兵杖者斬胡

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

王朗

一作簡

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

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
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
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人
不爲已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
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
胡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

女少長皆斬之胡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
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
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
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
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
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
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沉據滏口張賀度據
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寧南將軍楊
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

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
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
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灑
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汝陰王琨及張舉
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
北劉琨兩弟亦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
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
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沉

十六國春秋 卷一
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
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
三日虎小男混末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
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五
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晉
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
十三年以晉穆帝末和六年歲在壬子滅卷第十八

後趙錄九

春秋卷第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石閔

石閔字末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
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
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
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
可佳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無前歷位將兵
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

陣閱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銳虎撫之如孫
 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
 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
 于昌黎閱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
 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閱既殺鑿司徒申鍾
 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閱固讓李農
 農以死固辭閱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
 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
 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

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
 英雄混一四海乎閱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
 知命矣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閱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
 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
 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一作
 復姓冉氏一作易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
 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
 智為皇太子封子胤為太原王明為彭城王裕

爲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王祇聞鑿之死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末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祇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趙昇等五月晉盧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衆伐鄴進據邯鄲祇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衆敗績死者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符健率衆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等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
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斬豚于
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鉦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
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
初遣使備禮徵隴西辛又謚謚字處道少有志
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
妄交遊長安旣陷沒於劉聰聰拜爲大中大夫
不就勒虎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頽
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至是閔復徵之謚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
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
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
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
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
與吉會爾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
累基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又處之非所以顧

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
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末爲世輔豈不
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閔率步騎十萬攻
祗于襄國署于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
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
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
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存性命爾或有刺客
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
不可狃而况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

思聖王包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于澄定聞
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
地道築室返耕祗急迫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
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
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汝陰王
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
至自聶一作隔頭儁遣將軍悅綰率騎三萬至自
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

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黃丘兵皆敗績
 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
 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
 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
 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
 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
 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階下圍襄國
 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
 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剋不

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
 乃悉眾出與姚襄戰琨及悅綰適以兵至去閔
 軍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閔軍望之恟懼襄
 琨綰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軍大敗潛還襄
 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大單
 于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璞
 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紉中書監
 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物殲盡盜賊蜂起司冀

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已潛還人無知者內外克
克訛言閔已敗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
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初閔之爲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羗
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
氏羗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亾其能達者十有
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
司徒時段末波之子立義將軍段勤鳩集胡羯

得萬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
徙于繹幕祇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于
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欲
與之謀泰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
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
假汝爲命耶要將先滅羗胡却斬王泰乃盡衆
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
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振旅而歸
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

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祇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于單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寧奔栢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五月祇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衆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河歸晉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將軍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犍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勅諸部各帥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傑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

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末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眾伐常山常山太守蘇彥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閔收其餘眾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為內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絕顯領軍將軍

紀路率眾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已剋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眾我寡宜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捷一作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

茂特進郎閔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吾等
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
精銳燕衆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
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爲
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
仗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
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
至從旁夾擊大破之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
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恪所擒殺

僕射劉羣并執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雋立閔
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
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遊我一時
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雋怒鞭之三百復送
之龍城閔子操奔魯口五月慕容評率衆攻鄴
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彥棄常山
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
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
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謝尚時晉建威將軍濮

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六月，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誦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

致諸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騰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辛卯，閔至龍城，告鬼臝廟，斬于邊陲。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會大旱，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謂閔爲災，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卷第十九

後趙錄十

春秋卷第二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肇

石肇勒之昆弟也勒既貴顯肇在軍中不能自
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
才力每高選叅佐輔之輔或作補為聘廣川劉典兄
女肇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
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爲嗤謔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爲子冒姓石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晏駕丞相便相陵藉如此恐皇祚之滅殆不復久真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剋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灸而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爲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千鎮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予奪悉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爲名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前大都會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機帥鮮卑部

衆二萬爲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爲之後繼進次蒲阪機與挺戰于潼關挺敗走虎退屯澠池鮮卑密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鷄頭山爲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冒姓石氏仕勤爲汲郡內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於

敗退守康城聰

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晉不剋遂剋遂適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兇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哀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黎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跼躄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末歎痛心疾首

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
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歎矜哀
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
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
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
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
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爲
寵物亦何賴聞之者或猶有悼況身嬰之不能
憤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

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
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
竇融之保河西黔布之破項羽比諸古人一作
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鈞之隙賞
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
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嚮有何遲疑今六
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踴躍齒噬爭先鋒鏑一
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
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因遣督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之爲虎所殺

石邃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也少而雄慧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爲左衛將軍都督中軍事遷征東將軍轉冀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嗣位虎爲丞相魏王拜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中外諸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冊立爲天王皇太子使省可尚書奏事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有深寵通賄賂預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因封芝爲宜城君虎每顧左右曰司馬家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若其不然吾豈有今日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孝何言至是也邃有一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遂信澄彌篤遂自總百撥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嫩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與賓客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笞責之遂甚愠恨將圖篡逆私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廣大倘發吾謀敗乃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旣入坐未定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寢邃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肩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視事潛與宦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

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叩頭固諫不聽
行數里騎皆逃散遂亦昏醉而歸虎聞遂有疾
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
思澄言而止既而瞑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
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尚書往覘之遂母
鄭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遂怒皆殺之虎聞
大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
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于大武東堂遂
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應入
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
遂爲庶人其夜殺之并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
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
廢鄭氏爲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歎曰太子
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
容箴虎虎不能解未幾事發其言始悟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母齊氏所生本娼也以賤故不
甚寵愛勒取以爲兒愛之甚重忽暴病死三日

將殞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因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年署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僭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爲公遂爲章武公累遷大司馬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羣兇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張賀度以邊防宜警屢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

聞大怒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賀度告斌于虎虎勅尚書張離持節帥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稔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手殺五人一作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

餘人未幾復以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
事虎旣誅宜議欲立斌爲太子張豺諫止之乃
立世爲太子進斌爵爲王尋遷大都督督中外
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於滎陽東虎旣寢
疾遷丞相錄尚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
懼斌之輔政將圖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
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
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
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
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
使雄矯詔殺之

石撲

一作璞

石撲字玄真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曾孫
也爲人謹厚無他材執洛陽之亂沒於石氏勒
以撲與已同姓俱出河北引爲宗室寵待彌隆
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強盛涼
州刺史張駿憚之遣別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
蹇傲虎大怒欲殺詵撲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

遺晉也區區河右不足爲意今斬馬說必征張
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康君臣復延數年
之命矣勝之不爲武不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
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
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
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
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詞甚切
直虎不納再閔之世歷位司空羌胡之亂爲軍
士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鬻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
將軍劉琨得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
聰僭位拜勒爲上黨公進封王氏爲上黨國太
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
命之禮虛葬于襄國追諡元昭皇太后

勒后劉氏

勒后劉氏侍中劉閏中妹復一作別部胡人也勒
納之于胡門美色有德寵張禪反于襄城后拔

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畧理國之
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婉容
性不妬忌尤過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
年立爲皇后勒死弘卽位尊爲皇太后虎專權
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徵
兵討虎謀洩虎廢而殺之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
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

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彭城王遵虎爲魏王
稱鄭氏爲魏王后及卽天王位立爲天王皇后
太子邃旣以讒暴伏誅鄭氏遂廢爲東海太妃
性甚讒妬先是虎拔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
妹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
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猝病
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于庭
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前訴曰公
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

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
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尊鄭氏為
皇太后尋為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駕陳逵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
甚嬖之遂以為夫人寵冠後宮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卷第二十二

後趙錄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之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

一作白

少出家清真

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

學生論辨疑滯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末嘉四

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弘大法常服氣

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

經一作

咒役使鬼神以

麻油雜茵芝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

如面對亦能令繫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擾亂乃潛伏草野以觀時變石勒屯葛阪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畧畧素奉佛法澄至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勒試之果驗甚重之於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

時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寇冑衣甲執刀而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避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所之旣而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之勒曰昨夜何行澄曰

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取水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來出諸人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乃大至隍塹皆滿澄閉目端坐嘆曰後三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

2 3

應為 P3

取奴奴逆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曜襲偽位遣弟
 中山王岳來攻勒遣石虎率眾拒之大戰洛西
 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時在襄國與
 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忽歎曰劉岳可
 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
 果如所言勒既平曜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
 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之必害人可
 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無得食俄而石
 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

尚勒諸子多送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徙
 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
 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
 史悉助舉輿升陛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
 大和尚坐者皆起以彰其尊勅司空李農朝夕
 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一云
 尊敬
 莫與時支道林在京師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
 為比

龍爲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寺中弟子徧于郡國嘗乘板輦於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後郭黑畧將兵攻長安北

山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畧還自說墮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畧得其馬故得走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贖曰吾奉佛供僧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日澄入見曰陛下前身

係爲大商經芻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
吾其一也有得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雞身
乃王晉地今陛下爲天子豈非奉法供僧而致
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
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
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
香呪願逢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
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
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

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違戒殺生忍
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
不爲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克愚無賴化之不悛
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
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
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未興福祚
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爲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
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
慈矜爲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恪未已游獵無

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
 等後被殺戮黃河中舊不生龜忽有得者以獻
 澄見而歎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
 果如言澄嘗與虎共升中堂一作臺澄曰變變幽
 州當大灾仍取酒嘖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
 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
 雨滅之雨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
 還寺視佛象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
 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

答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
 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及其未亂先從去矣
 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談习
 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仲聞虎愴
 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
 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
 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
 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
 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

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
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永
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先是建武十
一年虎造紫陌浮橋於漳水上爲澄先造生墓
於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卽爲鑿壙
塋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於鄴宮寺百官皆來
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內置棺中爲其理
石作棺墓之爲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
稽顙曝露其日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兩沛
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
報曰見澄携一履去虎命掘塚視之惟有一履
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
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
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
卧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不
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

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建武十二年從西而來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亦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至卽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西沙門法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於上編

營爲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於時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着藥小痛韜甚憚而終得其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
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往建業後
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
歲卒於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
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閭聞弟子叙述開在中
山每有神仙去來遙心敬悒及從役南海親與
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廼爲之傳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法身玄象暉曜
高步是遵一作臻殮茹芝英流浪岩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
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尸骸如生香
火瓦噐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
耳乃爲之讚曰物儻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履在林千載
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一日
澄遣進詣虎啓事因言及隱士事謂進曰有楊

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
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
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
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
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于木漢美莊光管
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
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
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
一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
軻命有所懸矣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
魏縣市巾乞丐但着麻襦布裳人遂稱之麻襦
言語卓越狀若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
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詣虎先是佛圖
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
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

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
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
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
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
期於何期末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
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
必頽九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
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
者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
送還本縣旣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
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人如言馳
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步有
若飛也後慕容儁殺虎投屍於漳水倚橋柱不
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晉元帝嗣位
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徐忬

徐忬東莞人仕勒爲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
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

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
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庶正自足
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
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
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
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臙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
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
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
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身富貴生死大苦
向得其邊仲還許之女便剪髮從澄及淨檢尼
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
象鼻澡灌與之得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
神照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
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
虎甚敬之擢仲爲黃門侍郎清和太守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卷第二十一

後趙錄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

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志一作節

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笑鑒識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為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

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為劉淵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
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
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
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咨之
機不虛發笑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
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
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
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
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必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
常嘆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
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
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
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
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
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鄔人也初勒徵時敬常識之厚加

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
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
等時爲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斬
乞活李悍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
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
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爲上
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荊州監軍使帥兵
寇襄陽勒以驛書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
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
自愛堅守後七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
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值謀
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
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
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
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樊城
以戍之遂署敬爲荊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能

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
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與
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孫藩於清河
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
劉淵未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
聲言爲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爲前驅所向輒克
遂進攻鄴晉將苟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爲乞活
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
桑打椹爲苟作至是而桑敗死桑嘗六月盛暑
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
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
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丘人也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
好學有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時年十三掠
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
陽怒撻之光啼哭輒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
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因以語勒

勒授記室叅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縑袴褶勒如
苑鄉召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奏常不平
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
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
何負於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
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
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赦光署為叅軍
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城今以
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
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
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
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為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日
騎送於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
於獄洛生在獄自刺腹五寸肥盛不陷重以刀
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隣居相近陽性剛
懷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
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齒坐歡飲陽獨不
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
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
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
臂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鬪否孤往
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典書云宣
陽肘日卿年
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鬪耶孤往
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賜
里第一區即日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
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
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當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為廣威將
軍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
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暢容貌脰短畧無威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十一
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
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爲
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爲參軍清慎自守擢章武內
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弊壞大驚曰樊參軍貧
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疎朴謬誤一作率然
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
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耶今當相償耳

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
勵貪俗恕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爲劫盜者無不歸
之公行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爲晉太山太
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
功而彭城內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
北將軍兗州刺史寇掠濟岱攻破東莞太守侯

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
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
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寇族
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可
使導不從以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
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
段文鴛討之敗龕於檀丘龕遣使請救於勒并
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遂使王
步都率數百騎為前鋒張景為之後繼步都等

淫暴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
也乃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
命景守據險要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勅豹
鑒以時進討鑒猶疑憚頓兵下邳不進鑒遂免
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龕復
降勒時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遁退守
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寵陸黨力戰
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
萬擊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送於襄國勒囊盛龕於百尺樓自上擗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剝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於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爲勒別將襲祖逃於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爲十人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儻立署爲橫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時人苦之爲之謠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於廩丘而妾見形與

豹言論翼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以爲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彌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組牛百頭纒轆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爲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

好交輕俠弱冠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
闕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凱皆雋朗士也見
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
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櫻心其殆
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為尚書郎及浚為勒
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棗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饋
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
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
鬼同疾孤恭行乾罰一作憲拯茲黎庶討而誅之

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
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
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
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
家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
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
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憲復出為長
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尚書參預機事時制度草
創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於王者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十一
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竝以文才知名鼓仕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郝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爲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嘏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卽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没于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爲公卿故事九

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末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沒于勒勒以爲理曹叅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

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弘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末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旣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十一
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
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父母兄弟在平
陽者俱為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碑疋
碑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疋碑既害琨尋亦喪
敗時江南阻絕往投段末波於遼西流離世故
二十餘年虎破遼西復為所得以為中書侍郎
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
軍於襄國為軍士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
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為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

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
註莊子及文集行于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
之殆盡惟諶與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
潁川荀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並淪
陷非所終至顯官恒以為辱

薛閭訓

薛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仕晉為主簿後没于
勒任為幽州刺史

郗輔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
邢輔，櫟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
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為材
官將軍。

申錄

申錄，字道時，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
其廳。事後仕至三公。

周延

一作周雅
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
疋，下獄。詔以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
著帔，幘黃絹單衣。一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輩
中，一優答曰：我本為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正
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
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為黃門郎，後遂仕
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
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
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

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微行謏直言切諫著伏
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
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
嚴重每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
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父子
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
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
以為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祿大夫時閔拜其
子胤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十處之麾下謏諫曰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
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
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謏誅之
其子伯陽亦遇害既而羗胡擾亂道路交錯閔
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嘏河間鄭人也隱居高尚勒頻徵不至乃聚
數百叛勒勒攻之嘏懼來降任為征北參軍
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虎寤咸夢之言而有感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卽擢拜廷尉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咸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爲清河太守賜爵關內侯後沒於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強河間人也初仕虎爲小掾稍遷至寧北將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冲起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倒斃尋而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

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爲尚書及誅
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
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
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
則

孟卓

一作趙
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

裳十年不澣雖處困厄晏如也仕勒爲右執法
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
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爲偏軍將軍數從
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
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內弟崔
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沒虎皆優禮之署羣爲中
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

十六國春秋 卷三十一
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爲燕所執遂
遇害羣從弟啓啓弟述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
竝沒于虎虎以啓爲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
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陷述爲虎侍中隨啓歸
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丘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遂仕勒爲左衛將軍。約後爲勒所殺。安乃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竒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往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

十六國春秋 卷五
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
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
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
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
李氏一作楊遊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
徵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
樊一作經經竺龍嚴謀謝樂子等衆至數千人聚

於杜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與經爲
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
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
色無異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爲尚方令侍中御史機
巧若神妙思竒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
勝紀飛嘗爲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
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

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春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十一作斛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竝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方令朱猛變所造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賞賜甚厚

孫輝

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顓之少子也顓避地河朔邑居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周字季台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任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弘傳作權

十六國春秋卷五
郭機鄔譚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引爲參軍與共言事後爲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旣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爲征東將軍虎世爲涼州刺史率衆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虓險鳩毒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絕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因宴鳩洪爲秦世子健所殺

張才

張才鄔譚部人也善碁博蹴鞠鬪鷄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鑒殺遵自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蔡裔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
盜入室裔撫床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蔡裔王墨牙孫自立為王

就李

項琳之

屠裔孫

同訂



